

百 科 小 叢 書

耶 穌 基 督

袁 定 安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0016864

書叢小科百

督 基 穌 耶

著 安 定 袁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卷首的告白

耶穌基督所給予西洋文明之影響，與其在彼邦社會上地位之崇高，凡稍識西洋情形者，類能言之。夫一貧苦木工，竟獲如斯成功，孔多著名科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與藝術家亦願爲其徒而頌揚伊！伊果何以至是？余茲小冊，可供諸君研究一助。

目次

卷首的告白

緒言.....一〇

一 耶穌的先世述略.....三

二 耶穌所處的環境.....五

1. 家庭景況 2. 家鄉地理 3. 社會情形 4. 國際大勢——羅馬的軍政統一——猶太的立國情況——希臘的文

化勢力

三 耶穌時代的思潮.....一〇

政治與文化的形態——1. 法利賽黨(守舊派) 2. 撒都該黨(維新派) 3. 希律黨(保王黨) 4. 奮銳黨(過激派)

5. 以西尼派(社會黨)

目次

四 耶穌所受的教育……………一六

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自然教育——四育完全

五 耶穌的原有職業……………一九

操業的態度——職業於其人生的影響——職業刺激其倫理思想

六 耶穌的家庭倫理……………二一

夫婦的離合——親子的義務——兄弟的對待——家庭的基礎——家庭倫理影響於其宗教觀與宇宙觀

七 耶穌的社會生活……………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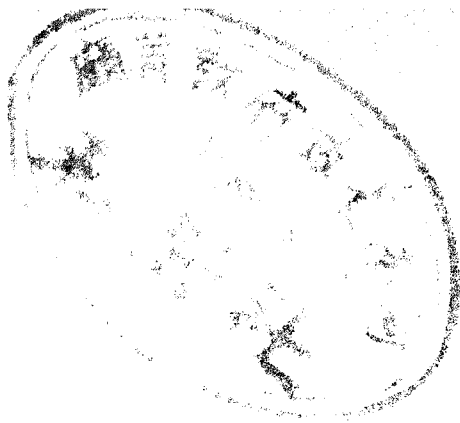
1. 朋友的關係 2. 普通的應酬 3. 弱小的同情 4. 革命的態度

八 耶穌的處世精神……………二九

1. 服務的精神 2. 犧牲的精神 3. 奮鬥的精神 4. 進取的精神 5. 無畏的精神 6. 鎮靜的精神

九 耶穌顯著的品德……………三四

1. 真 2. 善 3. 美



十 耶穌的傳道工作……………三八

1. 民族的復興 2. 社會的改造——重生個人——革新文化——剷除階級——政治服務——民生公任 3. 人類的拯救——人格的喪失——真理的解放——生命的犧牲

附耶穌的十二使徒……………五一

書後的感言……………五六

耶穌基督

緒言

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 生於羅馬曆 (Varronian) 七四九年，即羅馬第一雄主該撒亞古士督 (Caesar Augustus) 在位第二十七年，當我國漢哀帝建平三年；現在世界通行的公元，原是以耶穌基督的生年爲紀，雖然那是經第六世紀修士丟尼修 (Dionysius) 推算錯了至少四年的話。當他生後的第八日，按着希伯來民族的遺俗，其父母卽於是日給他命名耶穌，耶穌爲希臘語，希伯來文名約着亞 (Joshua)，譯意『耶和華 (Jehovah)』是救主，表示他父母本其民族宗教的信仰而將其希望完全寄託於他身上；後來他的門徒只稱他爲基督，基督也是希臘名，希伯來文爲彌賽亞 (Mashiah)，譯意『受膏』，因古希伯來民族的先知祭司與君王皆須行受膏禮，門徒以

此稱謂，表示各自對於耶穌的崇拜心理，首以此稱者爲其大弟子西門彼得 (Simon Peter) 旋被各基督徒用爲耶穌普通的聯稱；所以耶穌基督這一個名字，包含有雙方面的意義。關於他的生平，那時原有許多傳記，我們於路加福音所參考引用者可見其端，惜有大量的亡失，今爲基督教所認爲正典者，僅馬太 (Matthew) 馬可 (Mark) 路加 (Luke) 約翰 (John) 四福音 (Four Gospels)；四書著者除路加外，餘均爲耶穌的及門弟子，約都出現於第一世紀，存有第一世紀末年與第二世紀的文獻多種可供參證，如提阿非羅 (Theophilus) 的福音彙編 (Harmony of the four Gospels) 奧特仙 (Tatian) 的福音合參 (Diatessaron) 皆爲公元後一百七十年前後的證物。除四福音外，又有此項外傳約五十種，如希伯來福音，埃及福音，彼得福音，雅各福音，多馬福音，伊必安福音，尼哥底母福音，馬利亞生福音與亞拉伯福音等，存者多係斷簡殘篇，甚或僅有其名遺留於古代教會主教遺書內，完本佔極少數；這些外傳，神學院常以作爲研究耶穌基督的參考資料。茲據比較可靠的史實，綜合各方的意見，列敘其生平如後。

一 耶穌的先世述略

耶穌的家譜，在希伯來民族中，照習俗的眼光看去，確是光榮，他有過十多代祖宗爲國王，幾代祖宗爲民衆領袖；像那英勇聖善的大衛 (David)，博學多才的所羅門 (Solomon)，凡稍悉希伯來歷史者，誰不知其爲希伯來民族的傑出人物，而爲希伯來民族所欽景；這就是耶穌的遠祖，他嘗自比乃祖所羅門爲大，而民衆爭以「大衛的兒子」相稱呼，其自命不凡的心志與民衆期望的殷切，原亦有故。

父名約瑟 (Joseph)，約瑟賦性直爽，胸懷豁達，多情重義，忍苦耐勞，爲猶太教極虔誠的信徒，在社會上有義人的稱譽，終身以木工爲職業；一生雖沒有多大建樹，在品格上尙不愧爲名王聖主的後裔。

母名馬利亞 (Mary)，馬利亞性情沈靜，記憶堅強，遇事深思熟慮，待人和氣熱忱，對於希伯來

文化，受過相當的教育，她所歌讚美詩，至今傳誦不衰。而她那康強的體力，高尚的思想，奉教的純篤，持家的條理，相夫的能幹，教子的義方，在在足可為賢妻良母的模範。

二 耶穌所處的環境

1. 家庭景況 耶穌雖然出自王家，可是當他生的時候，大衛王朝早經滅絕，他祖父等已破落得「貧無立錐」，以致他的父親以太子的身分而為木匠，他的母親在一小客店裏臨產，把他生下來放在飼畜的用具內，雖然回歸他祖籍，還找不到一親朋家可供棲留，作暫為解懷之所。他的家既這麼窮，而生齒又日繁，他還有四個兄弟和幾個姊妹，都須賴他父親一人作木工的工資來維持家計；更不幸，他的父親離世而去，大家庭生活的責任就滑脫到了他和他寡母身上。他們本來沒有遺產，因約瑟以一身勞力的價值供大家庭的消費，自然談不到餘蓄；及耶穌身，又與他父親一樣的背乎生財之道，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為之者舒，用之者疾，其家庭景況的艱難，於此可見。

2. 家鄉地理 耶穌原生於其祖籍猶太地的伯利恆 (Bethlehem)，希伯來文意為「餅室」，喻其地農產的豐富，與財主的集中；可是耶穌生而祖屋已墟，并沒長久居住其地，在提攜懷抱中即

已遷徙於加利利 (Galilee) 的拿撒勒 (Nazaret) 城，三十年後始出門，他故稱爲拿撒勒人。按拿撒勒爲帕勒司聽 (Palestine) 低區僻谷的一小城，谷長約三里，寬約一里，其城位於谷之東面斜坡上，能够俯瞰全景，四顧環山，其山較谷高至五百尺；南向有伊斯代倫 (Esdrælon) 大平原，東路通提庇里亞 (Tiberias) 大海埠，其地故尙開通。於其谷中有園，滿佈花草果木，內有泉源供居民飲料；又有很多無花果樹橄欖樹與香柏圍繞村民用白石和石灰所建築的住宅，以此四時風景絕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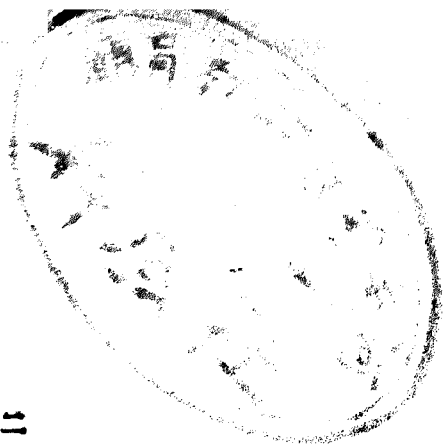
3. 社會情形 猶太自亡國後，(586 B. C.) 社會非常混亂，紛擾，黨同伐異，爾詐我虞，使其民族固有道德早已蕩然無餘；尤其拿撒勒頑惡鄙陋，爲稍較高尙的猶太人所藐視，如那正人君子拿但業 (Nathanael) 一聞耶穌爲拿撒勒社會一分子，表示其不勝驚異與懷疑說：「拿撒勒！拿撒勒！還能有些好事物出來麼？」足見那個社會是怎樣藏垢納污，卑劣腐敗，無足稱道。雖然，美花生自爛泥，寶玉藏於頑石，耶穌正是從拿撒勒那個有臭名的社會出來；從前「拿撒勒人」這一個臭名用以來譏誚嫌惡人者，後竟因耶穌的緣故用以爲尊敬的稱號。

4. 國際大勢 公元前二世紀，羅馬崛起，古文明國如希臘、埃及、敘利亞、迦大基與腓尼基等，相繼被其征服；於亞古士督朝，領土擴張得跨有歐亞非三洲之地，東抵幼發腦底（Euphrates）河，南界非洲及亞拉伯大沙漠，西至大西洋地，北以日耳曼叢林雪地亞（Scythia）荒嶺爲界，計縱約九千里，橫約六千里，人口約一萬二千萬，爲羅馬空前絕後的膨脹期。在此等情勢下，她吞併了幾多邦國或部落，合攏了幾多民族與文化，卽如邦貝（Pompey）於公元前六十六年前後數年內，共克邦國有二十一個之多，其他名將所征服與甘自臣服者尙不在數；他們憑藉武力，打破此疆彼界，聚散爲整，乃使得世界進入大一統，那時人民皆有羅馬卽天下的觀念，同於我國以天下卽大漢一樣的眼光。

羅馬政府對於這麼複雜的民族與邦國的統治，事事若如其律，自不免多窒礙，她故採取寬大政策，對於若干屬地仍許其有自主權，風俗習慣均照其舊，不強從同，惟羅馬保有駐兵權，又須盡納稅的義務。耶穌的本國猶太，那時正是這麼爲羅馬的保護國，自公元前三十七年，建設希律王朝（Kingdom of Herods），猶太公會（Sanhedrim）（註1）依然有審理教務聚議民政的特權，

惟死罪須請羅馬所置猶太巡撫執行；巡撫爲羅馬政府的代表，希律爲自治政府的領袖，兩相平等，是故猶太名存而實亡。加以各希律王不自振作，大都殘忍成性，荒淫無度，對內惟知搜刮民財以縱其慾，對外則一味逢迎諂媚，圖保祿位；如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特別建築該撒利亞腓力比（Caesarea Philippi）與海濱的該撒利亞二城，以尊榮亞古士督帝，費時十數年始成，而其子希律安提帕（Antipas）也師其故智爲提庇留（Tiberius）帝建築提庇里亞（Tiberias）城，耗工與資極巨，羊毛出在羊身上，吃虧的當然是猶太人，賦稅於以加重，民怨沸騰，常有反抗的暴動。可是羅馬政府素主懷柔，對於各處散居的猶太人尙優待；更特別的是亞古士督，對於猶太人視爲民族生命的宗教，陽示尊崇，嘗撥國帑以充耶路撒冷聖殿（The Temple of Jerusalem）每日獻祭之資。

羅馬這種武力統一與其政治作用，在文化上有一特殊的成功，因爲那可促使各民族有自由交換其知識思想宗教與習俗的機會和境遇；希臘以其文化的優越與其久處推流的積勢，（希臘文化早經敘利亞馬其頓等提倡推行）至是有如怒潮不可遏止，汎濫於環地中海濱各邦國，他們



大都採用希臘語爲通商語，是故在形式上是羅馬的軍政統一，在精神上卻是希臘統治了思想的領域，即羅馬本部也在這種文化勢力支配之下。舉凡羅馬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倫理與格致等學，莫不受啓導於希臘而滿具希臘色彩；當亞古士督朝，羅馬文化已臻極盛，世稱其爲拉丁文字的黃金時代，著作家如威吉爾 (Virgil)、阿路斯 (Arnus)、歐惠德 (Ovid)、李斐 (Livy)、塔西陀 (Tacitus)，哲學家如卜理尼 (Pliny)、伊壁迭陀 (Epictetus) 等卓然名家，有誰未受希臘文化的薰陶？即爲羅馬特科的法律學，和希臘也不無關係；當羅馬民主時代，已有人去雅典留學，學成而歸，舉十法官仿雅典式定十二律，自後羅馬學者各本其研究所得而著專書，乃有後此羅馬法律學的大成。

三 耶穌時代的思潮

猶太自公元前五八六年亡於巴比倫，旋服波斯與希臘管轄，繼被馬其頓王大亞力山大制伏，後又遭敘利亞諸安提阿庫 (Antiochus) 的蹂躪，列強勢力代有興替，惟猶太總是一蹶不振，至敘利亞時代纔有亞斯摩尼人 (Asmoneans) 得建設一瑪喀比朝 (Kingdom of Maccabee)。先是安提阿庫第四伊比法尼斯 (Epiphanes) 虐待屬下猶太人甚，已使他們忍無可忍，他竟於公元前一六八年帶兵至耶路撒冷，肆意壓迫，進聖殿殺豬爲祭，(猶太人視豬爲不潔，歷來禁食) 搜焚聖經 (Old Testament)，禁行割禮 (Circumcision) (註二) 并令猶太人崇拜偶像，違者處以極刑，還有好多猶太人被強賣爲奴；那時有祭司瑪他提雅 (Matthias) 既抗拒獻祭偶像的命令，復親手殺一叛教的猶太人以警衆，自己逃避於其族亞斯摩尼人的本鄉耶路撒冷西部高原的莫頂地方 (Modin)，一時民衆忠義奮發，往依從他的人很多，他們就得高揭護教衛國的革命旗，敘利亞王特

勁旅以臨此烏合之衆。勢必不難一鼓蕩平，初不料其竟能成立戰時政府至一百卅一年之久，至公元前三七年始被羅馬廢而代以希律王朝。猶太自經此次戰亂，前門驅狼，後門進虎；原欲藉羅馬聯盟以拒敘利亞而又爲羅馬所轄制，國內元氣喪盡，雖然還有不少愛國保教的熱心志士進行革命工作，而主隱忍待時與得過且過者也大有人在。不但在政治上的意見參差，在文化上也發生迎拒不一的思想；因爲猶太的保守主義已隨時勢過去，他們既曾大批的被擄到外邦，與外邦人接近，得見外邦的風土人情與習俗各項，而外邦人時也有大批移殖於其境，他們欲如先代之尊事保守，已絕對的不可能。他們的文化固曾引起外邦人注意，如波斯大王古列（Cyrus 600—527 B.C.）下詔全國尊崇猶太教，并命猶太人返耶路撒冷重建聖殿，與亞哈隨魯薛西（Ahasuerus Xerxes, King of Persia 486—465 B.C.）所給予自印度至古實（Cush）散處的猶太人的榮寵，引起好些外邦人入了猶太籍，以及由大亞力山大部將拉古（Lagus）家所建的埃及多利米王朝（Kingdom of Ptolemy）翻譯猶太聖經舊約全部，乃其最顯著的史實；只是希臘文化也早經大亞力山大提倡於前，敘利亞王推行於後，猶太人自也不能不聞不問，實則已有多猶太人受了希臘文化

的洗禮，第一世紀初出現的猶大腓羅 (Judeus Philo) 學說，即此種文化結合後產生的碩果，他蓋欲以伯拉圖的理想主義 (Idealism) 附麗於希伯來的獨神主義 (Monothelism)，將哲理解釋宗教。對於外邦文化既有迎納者，更多有拒絕採擇者，於是一迎一拒，在思想上激起若干波瀾，其紛歧正同於其各自對於政治的主張，形成了以下這些黨派：

1. 法利賽黨 (守舊派) 自公元前三世紀，猶太人中浪漫之風頗為盛行，民族道德與文化幾有覆滅之虞，有些虔敬的猶太人憂時傷懷而忌俗，定意反抗，加以矯正，於是立下許多嚴緊的規條，遵守一些遺傳的儀文，為羣衆表率，得以形成一黨，人即按其嚴緊的意義呼之為法利賽人 (Pharisees)。他們認定民族前途唯一的希望，是在保守希伯來固有文化，提倡他們的固有道德；只是他們未免舖糟遺精，食古不化，所謂文化不過是他們遺傳的禮教，所謂道德不過是他們自制的虛儀，徒長驕傲的氣態，徒增作偽的聲價，於人生實際反不講究，是故那時雖在社會上頗佔地位勢力與得人信仰，卻常為耶穌所痛責。

2. 撒都該黨 (維新派)

撒都該黨 (Sadducees) 由撒督 (Zadok) 名，在希臘文，撒都該黨 1

詞係由撒督音轉成；撒督爲大衛王朝一大祭司 (high priest)，該黨原用以稱瑪喀比朝因政變而失去祭司職位的撒督後裔，後爲凡服膺他們主義的人底通稱。他們對於希伯來固有文化主張放棄某種部分，僅保留摩西 (Moses 1528—1409 B.C.) 的五經 (Pentateuch)，採取希臘文化與本國文化相調和，這種意見恰與法利賽人對立；他們關於人生的意見，注重現實生活，意志自由，否認一切前因後果的說素，如定命論、鬼魂論與復活論等。這派多屬祭司、貴族與富戶，當日的猶太公會即爲他們和法利賽人所把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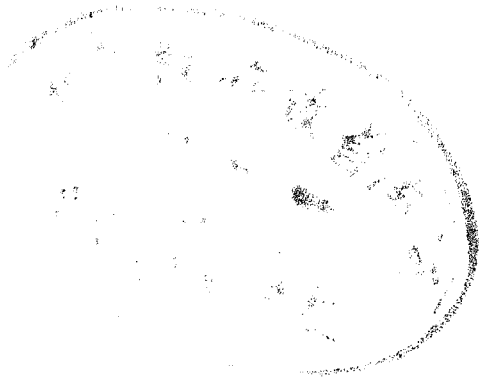
3. 希律黨 (保王黨) 當瑪喀比朝末葉，安提古奴 (Antigonus) 王反抗羅馬失敗，猶太就爲羅馬屬國，大希律得封爲王；大希律原爲以土買人 (Idumean)，以土買人於公元前一二六年被瑪喀比朝的約翰胡珥卡奴 (John Hyrcanus) 征服，強制着受了割禮，皈依猶太，所以大希律也有猶太人之名。有些猶太人因爲一時不能達到獨立自主的目的，他們希望藉擁護希律以培元氣，以增勢力，以便發展，這就成了希律黨 (Herodians)；當然這不能得到保守的或急進的猶太人的諒解，看希律非我族類不足與謀，而希律朝的無聊腐化也足徵他們的理想不能實現。這派對於

文化的態度，與撒都該人同。

4. 奮銳黨（過激派）又有些青年志士，覺得變法維新，或是擁王自保，既不濟急，也不徹底，總不如革命的痛快直捷，他們故有奮銳黨（Zerlot）的組織。他們曾經幾次實行革命，如公元前四年丟大（Theudas）與其黨徒四百謀推翻希律政府，以從者少而致失敗，不久又有加利利的猶大（Juda）因敘利亞巡撫居里扭（Gurinius）命登籍而聚眾叛，以及巴拉巴（Barabba）為抗稅而圖佔領耶路撒冷等役，三役以猶大一役為最烈。他們是欲藉其民族歷史與宗教信仰喚起革命意識，倡言猶太人自古為神選民，惟服神的統治，是故他們頗得法利賽人的臂助，如猶大一役即有一法利賽人名撒都客（Sadduc）者為之策動；至公元後六六年至七〇年所召致最後亡國的大戰亂，即已充分表顯該黨運動的情勢。

5. 以西尼派（社會黨）以西尼派（Essenes）頗多年高德劭的人，對於宗教具虔敬的信仰，人生主平等與克己；黨員有無相通，食處與共，講衛生，向公道，少有婚嫁，禁用奴婢，戒奢侈，勤操作；在各大城市常設有會所，所內有寄宿舍、浴室與食堂，以供黨人隨時止棲，皆不取費，投黨人家亦然。其

人常服白服以資識別，這是世界較古的社會主義者。起初黨員僅約四千，後則增至數萬，多居猶太曠野，死海西的隱基底（En-gedi）；有人以為耶穌屬此黨黨員，雖非確論，而其行為卻有幾點相近。



四 耶穌所受的教育

耶穌從來沒有受過正式的高深的學校教育，雖然那時代希臘文化已普及，而羅馬政府又於各省名區遍設得有學校，不過以耶穌家境之窮，那能有財力供他求學用幸而自古希伯來民族因為宗教關係，曾經摩西創立法規，祖孫父子，世代相傳，應以其民族文化為家庭教育，每年又常有祭司與利未人 (Priests and Levites) 於社會的公共場所演講經律，民衆可普遍的得到此等通俗教育；尤其猶太人自被擄到巴比倫後，四散居處，會堂 (Synagogue) 遍設，每逢安息日 (Sunday) 即有文士和教法師在堂內為民衆解釋古典。是故耶穌雖未進過完全學校，卻已充分地受過其良母的家庭教育與社會的通俗教育；只是這種教育不過使其僅僅得些啓蒙的知識，至其深造大成，實得力於苦自用功追求。我們固知他的家境萬不能使他有更高的造詣，而當時代社會上一般人衆也萬不料他能有這種成就，以為他的知識限於木工匠藝，還有甚麼學問；及至聆其高論，舉座皆

驚，因其說理精到而透澈，猶遠勝於文士和教法師，不知他的學問從何而來？原來他的學問非彰明較著的得自於正式的學校教員，半由其母的訓導，半由於他利用工作的餘晷，借閱書籍，樂意探討，虛心受益；例如當他十二歲的那年，隨同他父母上耶路撒冷去守節，曾進聖殿聽那些著名的「拉比」（註三）講經，他就於羣衆前向他們發疑質問，精思明辯，一連數日這樣好學不倦，甚至他父母已登飯途，他還獨留不去。像他這樣自幼即以追求學問爲生活，家境雖窮，又何得不成名？難怪使當日那些前輩長者，「莫不希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而後出身社會，連那些文士和教法師也甘拜下風，尊其爲「拉比，」他們常常求他爲其解釋經典中的疑難，取決各項社會問題，其言語莫不被視爲不能駁議的權威。

他求學不在機械的記憶，乃重活潑的運用思想，「一面聽，一面問；」他故對於任何名人的理論，他必細細的考慮，使己能够消化運用，決不硬生生的囫圇吞棗，後來他教人，也是本乎這原則去施教，設計啓發，從未一用灌注式的教法。會學的人纔會教人，這是自然的因果。

我們又於他的生活中，知道他的學問，非僅由於母教與和學者交接探討而來，更是由其靜默

的觀察社會與自然界，得了大量的真理；不論天時、地利、農業、商務或工藝，他都澈悟其底蘊，常以至微細至平常的某種物事爲演講的題材，發揮玄奧的真理，無不通達圓滿。我們每每以其登高山，臨大海，遍遊城鄉，趨避曠野，指爲某種事工而去；誰意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正也是爲造就自己呀。

他在求學方面，又不但求智力的發展，對於體格的鍛鍊，德性的涵養，羣衆的交接，皆很着意；所以當日有一個希臘醫生推許他正合符希臘人素所理想的完整人格說：「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愛他的心，一齊與年俱進。」這醫生檢驗他的身體既強大，腦質又靈敏，其德則「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其性情也和善易與，就爲他這麼作傳；他已說明這一切進步是隨年歲而開展，這當然不僅自然發育的力量所可致，係由其善於受教與自修的功力，使德智體羣四育得以發展均衡。

五 耶穌的原有職業

照希伯來人通常的習例，每個青年不論貧富皆得有一門職業，耶穌的父親是個木匠，他就自幼學習了這手藝，一直到三十歲，過着那鋸鑿斧鉋規矩繩墨的生活；他本少有大志，卻并不以此爲賤役而不屑爲，因爲他看百工皆有價值，勞動就是神聖，小工生活常是偉大生活的起頭，偉大技能常在小工技能中習成。

治國若烹鮮，主政自割肉，會心人在在有經綸；耶穌的這職業，我們知道於他的人生有多大影響！例如他說：「我父神指繼續工作直到如今，子也工作，」就是本乎他那子世其業的生活來方天道，以表示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精神。是故他畢生忙忙碌碌，殷殷勤勤，從不讓他自己有一刻的安閑；常也以「趁着白晝努力工作」的理論訓徒。

此外據我們所知道的，他的這職業又刺激了他的倫理思想。他因房屋建築的穩固，全在基礎

的堅定，雖有雨淋風吹水沖也無妨，而聯想到那在道德上不能自立的人，即係沒有確實經驗爲其基礎之過；又每見有人建築房屋，因其財力不濟，半途停工，以致前功盡棄，徒貽笑柄，而澈悟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爲害，勸人在道德上當具實行的決心毅力，爲其事業備付代價。

六 耶穌的家庭倫理

希伯來民族雖素重家族譜系，卻不如我國這樣注意大家庭制度，「人要離開父母，與妻連合，二人成爲一體，」早已著明立律於古籍，他們故以組織小家庭爲向，耶穌也是贊成此種制度的人；可是他自己並沒有組織小家庭過，他只在父母的家庭中生活着。他沒有組織小家庭的緣故，人或以其在世界上找不着配偶，或以其結婚爲環境所不許，或以其服膺以西尼某派的主義而守獨身；這些都屬臆測之詞，我們不必深究。惟知他承認婚姻神聖，對於獨身主義也不非難，他認爲這事應該取決於各個人的自由意志；他之所以沒有結婚，我們也只得說由於他自己的意志如此決定了，其事并非無意識。雖然他如此沒有夫婦生活的經歷，對於夫婦倫理卻極關懷；他主張一夫一妻爲正道，外乎此道而休妻另娶，或棄夫另嫁，都是犯姦淫，以夫婦關係應是永久性質，不能隨意輕易離合；惟兩造若有一造與他人發生肉體關係，婚約即可解除，以夫婦結合是基於神聖的愛情，愛情既

已廢弛，則在道德上失去拘束力，夫或婦無再履行義務的必要與價值。

他對父母備極孝敬，看孝敬父母爲人生至大至要的本務；有法利賽人訓人如將孝敬父母的物品作爲「各耳板」(corban) (註四) 卽可不盡子職，耶穌曾力斥其謬妄，以此本務不能以任何其他義務代替，人行此本務并不妨於他項義務的行爲。雖然，耶穌固力主并曾力行孝敬父母，可是他不一味屈從，遇與意見不合，情理有乖之處，他必剖明其是非，而後衡其輕重，可以勉行則行，否則拒絕；因爲子有子的自由、人格，他故不免對於父母的管教，常要發出「爲甚麼……豈不知……」的反詰，促起爲親者知道不能以其爲子而可任意憑主觀地玩弄擺布與拘束。

對於兄弟姊妹，他也很能友愛，他所以遲到三十歲方出家門，據傳正因其弟妹們幼弱，要在家盡爲兄長的本務而然；平時他們對他有何不恭，他必和氣解釋其誤會。如他有一次被他們譏諷其好名而不成名，何不早上耶路撒冷去守節當衆宣傳？他只靜靜的答以時尙有待，此非好名事，以及他和社會水火的理由，并不嚴辭厲色。他的這種態度，對於他們的人格很有影響，後來他們受了感化，都成了忠誠不二的基督徒，尤其他的次弟雅各 (James the Just 2—62) 得稱爲「教會的

柱石」我們看他寫給四方散住的猶太僑民的信 (Epistle of James) 是怎樣推崇溫柔忍耐同情與善言，足徵他受乃兄影響之大。

家庭內，不論父子夫婦兄弟姊妹，最要同德同心；不然，「一家自相分爭，就必敗落」因根本上失了家庭的組織力與維繫力。這力的強大表現就是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家人能如此，那家庭豈不組織得好？豈不維繫得住？他已充分這麼實行於其家庭；且他將這種家庭倫理生活應用到宗教與社會生活上去，他看神是人類的天父，人類都是兄弟姊妹，正如他有一次在對大眾演講，他的母親攜同他的弟妹們要進去相會，有人去告訴他，他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就四圍觀看那些環坐的人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可見他的宗教觀與社會倫理觀，都是以家庭倫理為出發點；他因認定世界是個大家庭的組織，神和人有父子的關係，人和人有兄弟的情分，維繫世界的也不外乎愛，所以他說愛神愛人為「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包括倫理政教而言）的總綱」。

七 耶穌的社會生活

耶穌自三十歲完全投身社會，僅僅有過三年的活動，在這短短的時間裏，他已遍遊猶太全國，和各等各樣的人士接近，那個世代與其生活的情態怎樣，我們可看他的自道：

「我可怎樣比譬這世代？那是像衆孩童坐在街市裏招呼他們的遊伴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因為約翰(John the Baptist 4 B.C.—28 A.D.)來了，既不喫，又不喝，而人說「他有一個鬼；」人子自稱來了，也喫，也喝，而人說「這裏有一個貪食醉酒者，一個稅吏們和罪人們的朋友！」雖然，智慧是藉她那一切作爲排斥仇敵以自保。」(馬

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六節至十九節)

從這段話語裏，可看出那世代是怎樣麻木不仁，卑鄙刁頑！他處在這樣世代的生活，不妨分作下列幾點來敘明：

1. 朋友的關係 人處社會不能無朋友，耶穌追求朋友的心比較常人尤為熱烈，正如其所舉孩童坐街市中招呼遊伴的譬喻，他自己就是那麼尋找朋友的孩童；惟其熱情不遂，致對於那冷酷的社會，發出了這番感慨。後來他還在一切隨從他的人中揀選了十二個門徒，常和自己同在，為自己的朋友；他對待朋友們，有缺乏必幫補，有疑難即開導，施恩重義，進德輔仁，誠朋友中難得之選。照理，他既對待朋友這麼直膽忠心，也應博得朋友的好感；誰知事實而竟相反，他終為朋友所賣所棄。假使常人處此，當是怎樣怨憤？耶穌卻一本其精誠以為人，仍然待朋友以至情，卒令猶大（Judas）愧死，彼得痛悔。

2. 普通的應酬 當時社會譏評耶穌為貪食醉酒之徒，是因耶穌愛講應酬而引起的誤會；誠然耶穌常赴宴於他人家，以其既被邀請而不願違人情推辭故。只是他應酬豈圖醉飽？他對於那專事奢華宴樂的財主，深惡痛絕，曾說地獄即為他們預備，所以富足溫飽就有禍；反是他看人貧窮飢餓為有福，他決非貪食醉酒的人。我們知道他一有服務的機遇，寧可挨餓不進飲食，不願放棄那一刻的工作；他的應酬也是為便與社會人士接近，有一絕好的工作機會，何嘗圖舖餒來？是故他每次

在筵席上有真理的宣傳，濟人的行爲，足徵其應酬的目的非爲口腹，是爲服務，希望有所感化，有些收穫，不僅如普通人以應酬來聯絡感情而已。

3. 弱小的同情 稅吏和罪人爲當日自高自大的猶太社會羣衆所不齒，一切社會權利被褫奪盡，簡直他們不是人；耶穌卻走向猶太社會的反對路向去，特別和稅吏罪人們表同情，常有親切的來往，致博得「稅吏們和罪人們的朋友」底雅號。本來耶穌在猶太社會已有崇高的地位，偉大的聲譽，連素以驕傲著稱的法利賽人，還以「拉比」相敬；在他們心目中，基督是特殊階級裏最特殊的一個，不應和他們那些無人格的下流人交接。詎知耶穌看人類在人格上皆平等，不當有階級的存在；稅吏罪人們也同是人，雖然在品德上有虧缺，還具有不容人藐視的神聖生命，同那普通所謂上流社會人士一樣。耶穌爲要人懂得這層真理，乃同情於那些被壓迫的弱小，欲以提高其人格與地位，并且他常說那些假冒爲善的上流人，還不如稅吏罪人們的坦直有望，其人格的卑下遠過於稅吏罪人們。因爲他們不過「將佩帶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縫子做長了」（註五）裝得那樣很虔敬很斯文的態度，以便佔據「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完全是一種虛榮心作祟；實則「他們

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有敬虔的外貌而無敬虔之實，想藉宗教的儀文禮節以掩飾其過惡，他們真如『粉飾的墳墓，外觀美而內則充滿屍骨和一切的污穢；』』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他們也以世人可欺，毫無良心的覺醒，何如稅吏罪人們誠實實以不義自居，尙存有點良心作用。只是那世代誰敢揭奸發伏，助弱扶危？趨炎附勢的人們，對於假冒爲善的上流人恭維惟恐不周，對於弱小階級恨不投井而下以石，那敢主持正義；惟耶穌則不然，使那些『自高者降爲卑，自卑者升爲高，』叫人覺得那些所謂上流人好非真好，稅吏罪人們反倒大有可取，真是『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4. 革命的態度 耶穌處處與社會冰炭，如社會虛偽而耶穌精誠，社會冷酷而耶穌熱情，社會偏私而耶穌公平，皆於上文述及；耶穌並不以社會如彼而改變其態度，并不去迎合社會的潮流與人們的心理，仍然本其固有態度革命的生活。因爲他知道『智慧是藉她那一切作爲排斥仇敵以自保，』何得隨俗浮沈？人若隨俗浮沈，那還怎能堂堂地作人？不喫不喝，（指不應酬）他們說你有鬼；也喫也喝，他們說你是個饕餮主義者；那會弄得你活不得，死不成。耶穌透澈的了解人們的意

見往往這樣是非不定，矛盾百出，乃主智慧人度其智慧的生活；對於社會的譏議、誣讒，那能顧及許多？但他藉他智慧的作爲保證他的生活態度對，使得那些愚昧糊塗的仇敵概被排斥以去，那樣人不但不能爲環境所困，反倒克服環境，改造社會；不是他去迎合社會人心，應是社會人心歸順他，隨從他。所以耶穌屢屢呼召人說：「來，跟從我！」我們也知道他當日隨便到那裏去，常有大羣的人隨後，并曾有人決志說：「夫子！你無論何往，我必跟隨。」這纔是時代的先鋒，社會的導師！

八 耶穌的處世精神

1. 服務的精神 耶穌自道「人子非來役人，惟役於人，」表明他處世是以奴僕的地位自居，認定社會爲其服務的場合，人羣爲其服務的主翁，一生就以這爲職志；從早到晚，東奔西走，莫不到處竭力幫助人，成全人。甚至一天沒有飲食的餘晷，休息的機會，使得他的親屬疑心他已瘋狂！不曉得耶穌熱中於服務生活，那有心思顧及其他？正如有次門徒請其進食，他告訴他們說：「我有食物，非汝所知；……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遣我者的意旨，（指神）并完成他的工作。」原來他看服務就是自己的資糧，神聖的責任！他能沒有領袖慾，拒絕王者權位的擁戴，勝過萬國榮華的試探，要皆得力於此種精神。人本來誰不欲爲首爲大，獲得役人的資格？人類的歷史是役人的歷史，文化是役人的文化，社會是役人的社會；只是耶穌知道這是世界禍亂的根源，不足爲訓，他故甘願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他的門徒原是得了役人的歷史、文化底素養，與役人的社會環境的薰陶者，固無不想

當領袖，在他們中乃每每有「誰爲大」的爭議；耶穌要將他們這種毒惡的觀念徹底剷除，根本改造。他說誰能服務社會，爲羣衆多作事，誰就爲大爲首；否則雖然「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還是渺小，此其所以稱讚在野的施洗約翰大過一切人物。他又常常實行示範，在他們中毫無師尊的威嚴，高大的習氣；例如有次他們一齊聚餐，照着希伯來人習俗，當有人倒水爲人洗腳，他們惟恐貶降身分，都不願如此行，耶穌立即起來爲他們的奴僕。尼采曾大大指斥基督教提倡奴僕倫理，誠然！誠然！

2. 犧牲的精神 耶穌肯爲社會人羣死心苦幹，不顧自己，是一種犧牲的精神；他在世界過的生活，不但是非人的生活，簡直連禽獸的生活還不如。如他曾指着禽獸對從者說：「這狐狸有他們的洞，這飛鳥有他們的窩，只是人子無地以枕其首。」這種生活，不是像他那麼有犧牲精神的人怎樣得過？本來世人誰不爲己？但耶穌只知有人，不知有我；自視如一犧牲，要爲世界供獻，後即本乎這種精神被掛到十字架去；難怪他說他的肉可以給人喫，他的血可以給人喝，遑論生命以外的事物。

3. 奮鬥的精神 我們知道耶穌處世何等窮困！外有社會的譏評，敵黨的誣陷；內有親屬的誤會，門徒的愚頑，至終被賣棄於弟子，見辱見責於皂隸，身慘死於十字架而後已。總其一生，在工作上

從人得不着一點安慰、鼓勵，更談不到援助的話；真是處處荆棘，步步艱難！然而耶穌從不消極，愈失敗愈堅忍，愈窮困愈奮勇，愈艱難愈猛進，要在荆棘的旅途中掃出一條光明平坦的道路來。是故他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日要拿石頭打你，你現在還回那裏去麼？」他回答說：「現在正應加緊工作，決不能因有任何阻力而罷，那種阻力并無礙於其工作的進行；我們只要認清路向，努力奮鬥，無論誰何要加阻攔不得。」可見耶穌并非沒有見到他處境的惡劣；他早經告訴過門徒們以他走的路向是困苦的程途，勢必犧牲生命；只是知難而退，那係愚懦的表情，非耶穌所願出此。所以他說：「凡不背負自己的十字架而來隨從我後的人，就不能作我的一個門徒。」「十字架」是犧牲的標記，奮鬥的力量；沒有這種精神的人，怎能同耶穌走一樣的路？

4. 進取的精神 耶穌看人生世界沒有完全的人格，沒有美滿的境遇，不過在人前面有個完全的人格標準，和一個理想的美滿境界，我們所以要努力前進；那標準惟有努力前進的人可以把握，那境界惟有努力前進的人可以達到。是故他處世總是一往而前，百折不回；雖有豺狼當道，大難來臨，他還對門徒說：「我們往前走罷！」從前他的愛徒西門彼得，因聽他道及前途的危險，依着俗

子的情意，欲阻止他前進的路向，被其斥為撒但(Satan)！(註六)他說：「凡手扶犁而向後看的人，不配作我的門徒。」作他門徒的人，必具有他同樣的精神，只知向前進取而不後退。「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達到了，已經完全了；我只有的一件事，就是忘記在我背後的而努力在我前面的，向着那標準境界直跑。……所以我們中間凡是要完全美滿的人，都必須存這樣的心。」這是那大使徒

保羅(Paul ?—67) 所得耶穌的心傳語錄。

5. 無畏的精神 人生不是怕這，就是怕那，正義無人主持，罪惡無人撲滅，公理不敢伸張，強權不敢反抗，弄得人生世界成了鬼混世界；惟耶穌不如是，他說世界除神以外，任何事物，皆不足懼。是故他當日攻擊那些假冒為善的人，絲毫不假情面，不遺餘力；有次他歷數他們罪惡的時候，使得教法師發出可憐的聲調說：「夫子！你這樣說，是侮辱我們太甚了。」雖然這樣，他們也無可奈何，他們只能背地裏聯羣結隊，密謀暗害；他雖知道，這也毫不足以灰其心，喪其志，抑其氣，他但本乎真理與其作對也如故。他們乃實行用威嚇的手段，欲以阻止其工作的進行，有幾個法利賽人來對他說：「離開這裏去罷！因為希律決意要殺你。」只是在耶穌看死何足怕，他故答說，他還要照着他工作的

預定計畫，今天明天順序進行着，決不離開。及至敵議既妥，捕役已至，他還迎前去問：「你們找誰？」他們回答：「找拿撒勒人耶穌。」耶穌說：「我就是。」這種態度，使得那些捕役驚退倒後；因為平常犯人聞風潛逃，他卻自承不諱。非具大無畏的精神者，何能出此？

6. 鎮靜的精神 耶穌的感情雖熱烈，耶穌的頭腦卻冷靜；「他不爭競，不喧嚷，在鬧市中沒有人聽得到他的聲音。」當衆感情沸騰，欲擁立他爲王的時候，他卻獨自退到山上禱告去了，他的心是怎樣不受外界事物的牽動與擾亂！所以每逢處境，在門徒是風浪大作，危舟將覆，性命堪虞，驚慌不知所措；在耶穌卻風平浪息，履險如夷，泰然自若。有了事變當前，門徒懦怯的提腳就走，勇猛的拔刀就砍；耶穌卻說：「讓這些人去罷！」「收刀入鞘罷！」何等雍容鎮靜！

九 耶穌顯著的品德

1. 真 耶穌當代社會爲虛偽的空氣所籠罩，宗教獨具形式而不講真理，生活但崇儀文而不務實際，極爲耶穌所憎惡，所反對；他在當代社會顯爲特別之處，據社會一般的公評，是「真真實實的爲人，真真實實的傳道。」他故曾敢對門徒說：「我就是真實。」他門徒也本乎親身經驗證明他是「道成肉身，充滿真實。」「是就說是，非就說非，」不多言，不妄語；當行即行，可止即止，不矯揉，不造作；一本其真情實性以生活。他以小孩爲天國國民的典型，是因其天真；他稱讚拿但業爲真以色列人（Genuine Israelite），是因其無偽；反是他排斥文士、法利賽人等，是因他們假冒爲善，初非和他們有何仇怨。原來他看虛謊奸詐就是魔鬼，人生如此，還有甚麼價值？布施本屬善舉，只是他說如果稍事誇張，即無足取；祈禱原爲靈修，只是他說如果故意做作，即無意義；所以人生價值處處不能離開真實說話。爲此他看一個真小人，猶強如一個偽君子；以真小人尙不忘其本來面

目，非同於偽君子打臉掛鬚，裝模做樣，純係欺騙的手段，滿具詭譎的心思，爲人類中無恥之尤！他故常作稅吏罪人們的朋友，卻不屑與假冒爲善的法利賽人同伍。

2. 善 耶穌曾經向他的敵黨挑戰說：「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的過惡？」他們雖然恨之刺骨，竟找不到合式的罪名加到他身上，計議又計議，遲延又遲延，惟任他揭開他們的假面具，暴露他們的怪形態；至終悍然不顧一切，派去政警，強行捉拿，買賄些妄人作假見證，仍苦於得不着實據。既經決定「莫須有」案，解往巡撫彼拉多 (Pilate) 處請刑，那審判官對衆宣判說：「我查不出他有何罪。」他們卻不講法理的強逼說：「釘他在十字架！釘他在十字架！」彼拉多因見勸解無效，恐怕激成事變，就犧牲了自己的良心，犧牲了耶穌的生命；彷彿一個小孩的行動，拿水在衆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歸你們承當罷。」我們想耶穌若有不善，他們豈不早拿作洩恨報復的把柄，何待這麼勞心費力？況以他們那麼結黨成羣，位高勢大，要摧殘個把勞工如耶穌的生命有何難？只因耶穌沒有錯纒可尋，他們故常常設機陷害，或是藉事誘惑，或是故意問難，或是打發奸細去試探，或是差派暗探去偵察，總不能得着他們所需要的資料，達到他們那要害死他的惡目的；究因

不能再忍，也就不顧法理而行了。他既被帶去釘十字架，有好些婦女爲他號咷痛哭，一掬同情之淚；而那與他同釘的強盜，還證明「他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他之所受非其所應得；及釘死，那監刑的百夫長因其所見，也說「這真是個義人！」實在，他的一生，是一個聖善的歷史；他曾經怎樣周流四方，廣行善事，濟人急，解人危，破人迷，慰人苦，無不盡心竭力的做。以致當代的人，每逢耶穌往來各處，常是扶老攜幼，抱病負物以從；即使隱藏室內，暗赴曠野，民衆也必探蹤而至，甚或先奔某地守候，非善何能感人如是之深而且厚？只因他善，人故樂於與他接近；不論那種階級、職業、性別、年齡、種族的人，都求見其面而聽其言；連小孩也被抱來請祝福。并且「他從小孩子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

3. 美 耶穌自幼操勞家務，心力多耗，長復服務社會，擔任艱巨，愈會使其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以致行年三十，即已被人看爲半百老者；在體貌上，誠無「佳形美容，令人羨慕。」惟美不受肉的限制，人體美不過爲美的一種，其意義既極狹小，其價值尤很平常，美超脫肉的範圍，在精神上愈顯其真實的意義與價值的寶貴，基督美即在此而不在彼。他那慈愛的心懷，高尚的志趣，清潔的思想，廣

博的知識，遠大的眼光，虔敬的態度，和善的言詞，恩惠的行爲，在在足以起人美感。是故當他最後騎驢進耶路撒冷的那次，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而歡呼讚美，前行後隨的民衆也唱和說：「和散那」(Hosanna) 皈於大衛的兒子！稱頌他，那奉主名來的人和散那在上天中！又豈但當時社會人士對於他有這種美感而讚美他？至今這樣讚美他的幾將遍及寰宇，或表於文章，或發爲歌詠，或藉建築以示崇優，或用琴瑟以資和答；文化開明各國固不待言，即在生番野人之邦，也可聽得到這種讚美聲。耶穌所顯揚的人類美何其偉大！

十 耶穌的傳道工作

耶穌三十歲開始傳道工作，至三十三歲釘十字架止；這工作有關於其民族復興，社會改造，以及人類的拯救。在下分別一說：

1. 民族的復興 耶穌負有復興民族的使命，頗為當代一般人所注目；如門徒問「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麼？」又有若干民衆爭呼他爲「大衛的兒子」，這稱號已包含以色列國黃金時代的回味，與望他重現那時代廣續其祖業於當日的心願。這雖沒有成爲事實，可是我們不必以成敗論英雄，他當日究已竭其心力；那個運動沒有成功，不能駁咎於他，咎在當日那些猶太人不服從主義，不團結精神，只一味各行其是，各謀其利，各遂其私，各顯其義。爲此他曾經不勝其哀痛與惋惜說：

「阿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用京城代表全國，說時面城悲號）我時常多麼歡喜聚集

你的兒女，好像一隻母雞聚集她的雛雞在她的翅膀底下！但你們不願有此！看哪！你的家成爲荒場留給你們！」甚願那樣，你也知道方今你的平安依連何所！但是不，那在你是隱藏着！有一個時候正要爲你臨到，當那時候，你的仇敵必將築起土壘周圍困住你，四面環攻你，你的兒女在你裏面一敗塗地，並且在你裏面不留一塊石頭在另一塊石頭上。」（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四節三五節又十九章四十一節至四十四節）

右段爲猶太亡國的警告，對於公元後七十年將來的慘禍，高瞻遠矚的耶穌早經料到；其時那爲大鷹的羅馬（羅馬國旗以鷹爲徽）原已臨其國上，隨時可攫取他們這些雛雞以去，無如他們不聽呼喚，人心渙散，各走各的道路！守舊（法利賽黨）尊重復古，維新（撒都該黨）徒向時髦，保王（希律黨）惟圖祿位，革命（奮銳黨）乃是瞎闖；像這樣，亡國之禍又豈能免？即使羅馬不來滅亡他們，他們自己也會滅亡自己。耶穌認定民族的危亡，雖與外敵侵陵有關，要以自己沒有組織，沒有計劃，沒有集中力量，爲其主因；所謂「衆志成城」，「衆擎易舉」，「衆怒難犯」，皆所以形容羣策羣力的偉大而不可侮。假使猶太人當日皆「矢勤矢勇，一德一心」，羅馬雖極強大，能奈我何？尤

其有一班不曉得死活的愚民，還要對耶穌說：「我們是亞伯拉罕（Abraham）的苗裔，從未作過他人的奴僕。」實則他們自公元前五八六年起，歷經巴比倫、波斯、馬其頓、敘利亞等國統治，那時又臣屬於羅馬，數百年來完全處於殖民地的地位，不得獨立自主的生活，他們還以「從未作過他人的奴僕」自豪，他們的神經已經麻木到怎樣的地步！曾經有與耶穌同志的施洗約翰爲此也予過嚴厲的警告：「你們妄自揣測着對自己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興起孩兒們爲亞伯拉罕！」他們已經呆得比石頭還很，猶以爲亞伯拉罕的子孫必蒙天福，無論怎樣總得保全，那麼蠢得可笑可憐！詎意「天助自助者」，這些比石頭還搬不動沒有生機的有何用？神豈真希罕他們這些亞伯拉罕的子孫，要顯神蹟保全他們？難道在人類中再找不到人可以爲亞伯拉罕的子孫者？（基督教以基督徒在信仰上爲亞氏後裔，卽是此種思想）約翰說若果找不着，就用這些石頭還要比他們強。（我們以爲我們乃神明華胄，有悠久的歷史，有……說可不至亡國者，請聽這）可見那時的猶太人，真是具備了十足的亡國奴資質。不錯，他們中間曾經也有一些人要擁立耶穌爲王，像要有所振作；只是那純全係一時感情的衝動，不是由於主義的認識，與堅

決的意志。他們只計劃到耶穌爲王所可能供給他們享受的權利，一點沒有想見那事實的必要代價，這種擁戴有何足貴？耶穌故避地拖去；及至次日早晨，既聞耶穌的犧牲主義，就厭棄他。像這麼反覆無常的人，又那能與言民族復興？今天擁戴甲，明天又可推倒甲，朝秦暮楚，東三西四，其民族不亡何待？請看當日的那些猶太人！先天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大家高興歡呼，一似具有擁戴熱忱，而大衛王業即將重現於眼前者；無何，經幾個祭司文士和法利賽人的鼓惑與慫恿，在他們中間「釘他在十字架」的聲音竟然高喊入雲。雖有外邦巡撫再三勸解開導，他們還要求彼拉多以其爲「猶太人的王」治罪。彼拉多說：「我可釘你們的王於十字架麼？」祭司長——那爲猶太議會主席與全國宗教領袖的回答說：「除了該撒，我們沒有王。」爲政教領袖的尙存此種觀念，難怪民衆那麼強逼彼拉多說：「你若釋放了這個人，就不是該撒的忠臣；凡自以爲王者，就是背叛該撒了。」這種語調，那裏是猶太人的口吻？簡直是道道地地的羅馬公民，強逼一個猶太人的官釘一個猶太人，那裏還有一點民族意識？他們自己既然甘願出賣，雖有志士仁人，又能怎樣？嗚呼！猶太！嗚呼！耶穌！

2. 社會的改造 猶太飽經喪亂之餘，民生凋敝至極，社會陳腐不堪，大家憧憬於古先知聖人

預言的理想國度，耶穌就在那時出來傳道說：「天國現正臨近，你們悔改罷！」猶太人是回味過去，夢想將來，以及注目空中；耶穌告訴他們抓住現實，「天國是在你們中間，」不必另外去找，各個人自己悔改就得了。「悔改」(repentance) 在希伯來文與希臘文，皆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皈依」。皈依是叫人從墮落的地步，轉到原善的生活。這種轉變作用，他曾叫作「重生」(re-generation)；重生個人，是他看為改造社會的根本辦法。因為社會是人羣的集團，人民是社會的原質，有甚麼原質的化合，就有甚麼樣的結晶體；為此欲求新社會出現，須有新人物的改造。否則我們若但從事於舊社會的破壞，沒有培養新人物出來，新社會怎能建設得起？建設得住？縱然制就一些新制度，改定一些新政治，暫時支撐出一個新社會的新場面，終究難免變同舊樣；廢除了舊階級，不過給予另一種新階級擡頭的機會，穿了一身農工的服裝；推倒了舊皇帝，不過造成另一黨新皇帝專政的際遇，帶上一頂共和的冠冕。是故他說人若沒有重生，天國就不能見；而且沒有重生的人，他也決其不能進天國。

文化為推進時代的機軸，這機軸若不靈活，社會也難有進步的新氣象；他故既經認定重生個

人爲改造社會的首要，又推重文化革新的勢力。那時猶太文化已停滯在古人的遺傳，人們大都頑固成性，思想陳腐，以致文化是死的文化，社會是死的社會；耶穌獨對於遺傳的禮教予以行爲的反抗，并對於古代文獻付以許多新意義的解釋，致令那些拘泥成見的人目他爲廢掉律法和先知的叛徒。實則他說：「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使得猶太固有文化因他而意義更充實，價值更高貴！他與反對他的人所異趣者，他們看文化是拘泥於字面與習例，他則看文化乃在其精意的怎樣活用於社會人生；文化若不能與社會人生打成一片，人生社會又何貴乎有文化？就如他說：「安息日原是爲人而設，非人爲安息日而立，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守安息日爲猶太人的一種文化制度，本有益於身心的修養；只是在當日猶太人——尤其那些法利賽人，他們看安息日不應作事，雖就醫行善也不可，簡直是要人作死人，停止諸般活動。耶穌說那是以人爲安息日，非以安息日爲人，「削足就履」不如不要著履罷；我們人爲安息日主，安息日應該用得於我們有益纔對啦。有一件可笑的史實，當瑪他提雅初倡革命之日，敘利亞人適逢安息日向之進攻，猶太人竟因安息日不予敵對，任人殺死至一千人之多；旋經大祭司許可自由作戰，始起抵禦。請看這，他

們不是被他們的文化害死了麼？這種文化若不徹底革新，那社會還怎能有點生機？此耶穌當日爲求改造社會之所以竭力從事於新文化運動者。

階級對立，使社會成畸形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推行也有礙；耶穌故看改造社會又必剷除階級，庶幾社會發展均衡，不至傾敗，他乃會絕對不容有任何對立階級存在於新社會內。如他教訓門徒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平安，稱他拉比。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也不要稱地上的人爲父。」表示他是要人以平等的精神，去建設平等的社會；對於舊社會的恭維習俗，所以造成階級的一切原因，一概抹煞。一概反對。那時猶太人已因血緣、職業、智識與地位等有若干階級的形，他曾從事使其消滅，如和撒馬利亞人（Samaritans）（註七）接近，同稅吏罪人們交往，皆其明例。這也是使他終身不能與那些講階級的人合作的一個大緣故。

階級的形成，尤其在統治與被治間最顯著，剷除階級或是改造社會乃與政治觀念的改造有聯帶關係；政治若僅是作官的擺官格，居高臨下，社會無論怎樣也難得改造完善。耶穌要將人的這

種政治觀念徹底清除，以政府爲人民的公僕團，單具服務的意志，并無權威的觀念與把持；也惟有具這種意志的人，纔有作政治人員的資格。正如他曾經這麼指教他所組合的新社會羣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嚴的君王治理，有操權的大臣管束；只是你們中間不是這樣，誰願爲首，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爲大，就必作衆人的僕人。」

在政治上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解決人民生計？耶穌雖說「人生活不單在乎食物，」可是他對於民生問題非常關懷；他眼見當日猶太社會上有許多失業遊民，深引爲憾，欲一一爲之安插。他曾藉喻這麼發表他的理想：

「天國是像家主清早出去雇苦力們爲他的葡萄園；在和他們商定一天付給他們一「得拿如斯」(denarius)工資(約合我國銀元三角，爲當日最高的工價，羅馬兵餉日僅二角)以後，他差遣他們進到他的葡萄園去。自後在九點鐘，繼續出去，他發覺些別的苦力們站在街市裏沒有工作，他對他們說：「你們也進到葡萄園去，我將按公平的待遇付給你們工資。」於是他們進裏面去了。再在十二點鐘和下午三點鐘出去，他作了這同樣的事。他又在五點鐘的時候出去

了，來到些別的人面前，他們還是站着。他對他們說：「你們爲甚麼整天站着沒有工作呢？」他們回答說：「因爲沒有人雇我們。」他告訴他們：「你們也進到葡萄園去。」到了晚上，這葡萄園主對他的管家說：「數點這苦力們并付給他們以他們的工價，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爲止。」……他們每個得一得拿如斯。」（馬太福音二十章一節至九節）

他看一個社會改造得好，是在那社會上沒有閑人，個個都應有他們的工場，使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所以改造社會，對於人們的勞力不要任其浪費，光陰不要任其虛擲，要將社會上的閑人驅除淨盡。這種責任應該誰擔負？他說：「天國是像家主，」就是社會；社會有一個人失業，不是個人問題，乃是一個社會問題；一個人沒有飯吃，不是個人的事，也是社會的事。正如他有次會到許多困苦流離的人民，缺少麪包，他門徒請其遣去，使他們好四散去尋食物，耶穌卻說：「你們給他們喫罷。」按照他門徒的意思，各人的生活當由各人自己去解決，與他人有何干？耶穌卻要他們擔負這個責任，使悉「一人之飢猶已飢，一人之寒猶已寒，」各個人求彼此共存共榮於社會間。他曾差遣門徒們出去傳道，囑咐他們「不要帶錢囊糧袋與衣服，進到那家就受那家的供給，」也是本其

民生應該共同負責的觀念而來；因為門徒既爲社會服務，他們由社會人士得受日用，爲其當享的權利。後來第一世紀的教會，「凡物公用……照着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正是民生共同負責理論的實踐。

3. 人類的拯救 「人子來，爲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這是耶穌自道其工作目的的話。我們要問人類喪失了甚麼，所以需要拯救？他施拯救又用甚麼手段？人類所喪失的就是自己的人格，過着非人應有的生活；甚至「人心比萬物都詭詐，極其奸惡，難以測度。」耶穌要將人類從這種罪惡的生活中拯救出來；他拯救的手段則有二：

一則人類喪失了自由的人格，或爲私慾所薰迷，或爲名利所羈絆，或受困於習俗，或受拘於虛儀，種種束縛，使人掙扎不得；耶穌來「報告被擄的得釋放……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不論是人自製的網羅，或人所給的枷鎖，他都要一一爲人解脫。解脫之道，是在授人以真理；因爲人所以受種種的壓制，卽在不明真理而無能力故。像當日猶太人假使未得用水洗手，雖飢餓也不進食，守安息日，雖走路都不可（安息日僅許於黃昏時候，約可走六里路）……死版得無一點生機，何莫非昧

於真理的緣故？凡人走向猶太人的死版路向，受外界事物或自我慾望的轄制，要皆可飯根於不明白真理的這一點。明白真理的何致如此？耶穌故說：「你們若遵行我的道，……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使你們自由。」他爲這項重要事實，曾經走遍各城各鄉，隨時隨在，就事就物，給人以真理的啓示和講解，使人有恢復自由人格的智力表現；此種解放運動，已因耶穌的努力，在人類中很著成效。歷史上有千千萬萬的婦孺地位得以提高，囚徒生活得以改善，奴婢主權得以恢復，皆係基督徒弟本乎基督的解放運動而努力的成功；試一檢閱西洋近代文明史，即可概見。

二則人類喪失了聖善的人格，大家過着兇惡、私利、貪生、怕死的生活；耶穌用他在十字架的犧牲，要人人背負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他，好使人類得以從兇惡、私利、貪生、怕死的生活得拯救。原來耶穌看生命寶貴無比，舉全世界不足以抵償生命的價值；他竟說「要爲衆捨命如贖價」，則耶穌又看人的生命比自我生命更寶貴，所以甘願捨己爲人。人在耶穌的心目中，其重量爲何如！假使人之於人，都有耶穌這種價值觀念的較量，何至同類會有爭競、殘殺，或其相似的悲慘行爲？豈不都從兇惡的生活中被拯救出來？至於人類之所以視人類如草芥，如寇讎，無非以自私自利的心過重，乃

有損人利己的行爲；假使人各自皆有耶穌那樣寧可爲人犧牲自我的意志，何得有損人利己的行爲發生？又豈不都從利私的生活中被拯救出來？惟人類之所以自私自利，乃爲自存，以爲犧牲了自我，勢必斷失生命，再沒有甚麼指望，人故由「寧可在世上捱，不願在土裏埋」的觀念，而不願有所犧牲；假使人類皆具耶穌死爲生命進化的階段，如麥子必經由落地而結出許多子實的觀念，何得看生命那麼卑陋狹小？又豈不都從生的貪圖中被拯救出來？更進考人類之所以貪生怕死，是因死後的空虛，或因罪惡報應的惶惑，對於將來沒有希圖而懷戒心；耶穌捨身流血，「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爲奴僕的人」，不必爲死害怕；又一面叫人知道「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人，將必喪掉生命，凡爲我（我代表人說，參馬太二五40，約一四20）喪掉生命的人，將必得着生命」，爲人犧牲生命不是空虛的事。只因耶穌看生命爲人犧牲有那麼大的價值與功用，難怪他在十字架上喊着那勝利的口號說：「成了！」我們的生命不是爲我們自有，乃是爲社會人羣而有，今既能得爲人犧牲，豈不恰合生命的意義？那真正是「成了！」我們若與鹿豕同遊，與草木同朽，那就辱沒了我們的生命，那就不成！

(註一) 猶太公會等於今的議會而有一部分司法權；由七十個長老組成，以祭司長爲當然會員兼主席；其制始於猶太臣服波斯時代，至公元後七十年羅馬滅猶太止。

(註二) 割禮係於男子陽具上割去包皮少許，表示絕慾成聖之意；其制傳始於希伯來民族始祖亞伯拉罕，凡希伯來民族的男孩，生後第八日當舉行。

(註三) 希伯來文「拉比」(רַבִּי)由「拉補」(רָפָא)大字轉成，原爲奴僕對於其主人的稱呼，後用以稱師尊。

(註四) 「各耳板」意即供獻，爲當日猶太教的儀禮。

(註五) 佩帶經文，是摩西爲以色列人立的法規；其語句是「耶和華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註六) 「撒但」希伯來文意即仇敵，用爲冤鬼別號。

(註七) 以色列國分爲南猶太北以色列二國後，撒馬利亞爲北國首都；後亞述王移民其中(721 B.C.)，是以其人血統不純，見輕於猶太人。

附耶穌的十二使徒

耶穌從前在跟隨他的民衆中，特別揀選了十二個人爲門徒，就是西門彼得，西庇太的兒子雅各 (James the Son of Zebedaeus)，約翰，安得烈 (Andrew)，腓力 (Philip)，巴多羅買 (Bartholomew)，多馬 (Thomas)，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James the Son of Alphaeus)，達太 (Thaddeus)，奮銳黨的西門 (Simon the Zealot) 和猶大。他們後來稱爲使徒 (Apostle)。在此試一附述其史略：

1. 西門彼得 西門爲其原名，耶穌給他改名彼得，譯卽「磐石」其人生平，恰符此義。他生於加利利的伯賽大 (Bethsaida)，父名約翰 (有本作約拿 Jonah)，世業漁，賦性直爽活潑，剛毅自信。他因他兄弟安得烈的導引，得以認識耶穌，在使徒中爲首。當基督教在猶太傳播之初，一切傳教事業爲其主持。其後事，據亞力山大的主教阿利金 (Origen 185—254) 說，古傳他於公元後六

七年在羅馬第五帝尼羅 (Nero) 手下被倒釘十字架死，享年七十五歲。遺著有彼得前後書，存新約 (New Testament) 內；前書大都肯定為其自著，後書頗滋疑議。

2. 西庇太子雅各 雅各母撒羅米 (Salome) 與耶穌母馬利亞為姊妹行，所以他們是中表兄弟；他也和彼得同業，家庭比較豐富。為人性急情熱，慾盛望奢；在使徒中，地位與彼得相伯仲。他僅在猶太本境傳道，未出國門一步；後於公元四四年，在耶路撒冷被希律亞基帕第一所殺害。

3. 約翰 約翰為雅各弟，兩個賦性相同；耶穌曾給他們起名「半尼其」(Boanerges) 譯意「雷子」，表明他們的性情是怎樣激烈；雖然，後來約翰大大改變，成了一個愛的使徒。他先在猶太傳道，旋住以弗所 (Ephesus) 主持亞西亞全省的教務；當羅馬豆米仙 (Domitian) 帝在位 (81—96) 被放於亞琴 (Aegean) 海的拔摩 (Patmos) 島上，至尼耳法 (Nerva) 嗣位 (96—98) 召回，老死於以弗所。遺著存於新約者有約翰福音、約翰一二三書與啓示錄等五卷；外傳有一種約翰行傳，有爾係徒哈魯路西 (Leucius Carinus) 所撰。

4. 安得烈 彼得列為彼得的兄弟，因施洗約翰的介紹而認識基督。其人剛毅果敢，精明誠篤。

初從耶穌，即樂於作見證；至終殉道而死，載於安得烈行傳。

5. 腓力 腓力與彼得安得烈同鄉，由耶穌直接召他隨從；後往雅典傳道，在希拉波立（Hierapolis）受難，事見腓力行傳。

6. 巴多羅買 巴多羅買又名拿但業，素以誠實著稱；對於希伯來文化研究有素，通悉古代典籍與社會地理。他後來傳道的地點，傳說不一；或謂印度，或謂帕提亞（Parthian），或謂非洲沙漠。有一本殉難者巴多羅買，證其也是因傳道被人殺死。又有一本巴多羅買福音，疑係他人依託。

7. 多馬 多馬爲人多疑好問，務實避虛，勇於改過，急於遷善。他跟隨耶穌數年，常是一種客觀研究態度。傳其後在印度傳道，設立教會；并有一本迦勒底的祈禱書說多馬傳道到中國，無他考證。多馬行傳，是他往印度傳道的一種稗史；又有一本完人多馬，係其徒推崇他的作品。

8. 馬太 馬太又名利未（Levi），原爲稅吏；其人善辭令，長交際。相傳他在猶太本境傳道十五年，後出遊古實馬其頓、敘利亞、帕提亞、波斯與瑪代（Media）諸地。或謂其善終於古實，或謂殉難於上埃及；據亞力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二三世紀依史家赫芮克林（Heraclion）說，證明後

說屬實，至今天主教與希臘教皆有一定的紀念日。

9. 亞勒腓子雅各 此雅各事不詳，僅傳其在猶太扶助教會，被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用石擊死。

10. 達太 達太事也不詳；惟有一本達太行傳，述他曾往亞述傳道。

11. 西門 西門爲一熱心愛護祖國的青年，嘗參加奮銳黨的革命運動；因受耶穌感化，脫黨皈依基督。後事不詳。

12. 猶大 猶大長於經商，貪圖小利；在使徒中爲司庫，常不免暗吞公款，雖從耶穌有年，總未改其故態。後承受祭司等人三十元買奴僕的價值，許將耶穌出賣；繼而天良警覺，痛悔不該，無顏見人，自縊而死。

猶大死後，使徒們選舉馬提亞 (Matthias) 以補其缺；其人事跡無考，僅有一句「基督教就是奇妙，」傳爲馬提亞語。

十二使徒而外，基督教所以能於第一世紀雷厲風行，實賴有保羅其人。保羅以猶太人而生長於小亞細亞東南部重要的基利家 (Cilicia) 省城大數 (Tarsus)，兼有猶太與羅馬的兩重國

籍，并受過兩希文化的完全教育；加以其人堅忍卓絕，精明能幹，實基督教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足跡遍沿地中海各邦而西至西班牙；隨在設立教會，開以後羅馬以基督教爲國教之端。其手澤有達羅馬（意大利城），哥林多，加拉太（Galatia），以弗所，腓力比（Philippi），哥羅西（Colossae），帖撒羅尼迦（Thessalonica）等地；與達提摩太（Timothius）提多（Titus）腓力門（Philemon）等人的書信，共十三封，至今基督教奉爲聖經。其後傳與彼得一同受難。

書後的感言

耶穌基督生當國難，值瑪喀比朝喪亂之餘，外有羅馬轄制，內受希律摧殘，致令民窮財盡，寡廉鮮恥，遊民充斥社會，盜匪出沒山林，亡國滅種之禍迫於眉睫；彼所謂上流人復不同心團結，共維國是，惟知黨派傾軋，競爭權利，有心人固早見該民族悲慘之命運已注定於當時矣。假使猶太人皆具耶穌基督之精神，皆如耶穌基督之爲人，何至有後此之惡果？返顧我國今日之處境與情況，較諸昔日猶太相去幾何？我國今日之耶穌基督又何在？如今人之謀我，豈一羅馬而已？而我政治未上軌道，農村業經破產，武人割據，土匪縱橫，其危險程度實遠過於猶太長此以往，民族伊將胡底？嗚呼！猶太已矣！覆轍可鑑！我人若不猛省，深自淬礪，前途何堪設想！「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甚願那樣，你也知道方今你的平安依連何所？」今日正吾人應有是種考慮之際，吾人欲不爲猶太之續，當自不有猶太人之生活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91248)

百科小叢書 耶穌基督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袁定安

主編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一八〇五上

翁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